

得齋詩文鈔

三尾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42
3



文庫11
A1142
3.



得齋詩文鈔卷三

文

恭祝祭酒述齋林公七十誕辰序

天保丁酉六月廿三日。實為祭酒述齋林公七秩嶽降之辰。讓辱策名門下士之末。有年於茲。區區之誠。不容已於中也。乃奉頌言於左右。以申燕賀之私。恭惟公早歲力學。涵濡於仁義之旨。浸淫於詩書之訓。淵淵乎其深也。浩浩乎其大也。既而承特旨。出領文學之職。當

加納 長戶讓士讓 著



得齋詩文鈔卷三

此之時。天下之學。支離壞裂。率入詭習。聖教殆幾乎熄矣。公慨然首倡正學。自任以斯道之重。而為四方之圭臬。自此之後。天下之士。稍知嚮義理之正。而斯文粲然再明於世。其後際會。國家鼎新之運。公乃以儒臣入。預參廟謨。恭贊密勿。苟有裨益於國計民生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上則以感格君父之心。下則以康濟元元之命。此則公四十餘年。蒞學立朝之尤彰明較著者也。蓋國家重熙累洽。文明昭休之運。浹於天壤間。而山川清淑之氣。盤礴不能掩抑。於是若有若公者出於世。而裕於道德。奮於事業。煌煌炳炳。照耀一世。如祥星瑞日。

之麗天也。宜其亨壽考之福有如此者。而未有艾歟。讓嘗考之前世。有裕於道德而不施諸事業者。譬如物之有體無用。其所覃不能遠矣。有奮於事業而不本諸道德者。如物之有用無體。其所傳不能永矣。惟道德充裕。發為事業。乃足以覃遠傳永。而若然者。亘百世不易遇也。今竊綜公之大節。則道德事業。備於一身。而亘百世不易遇者。且暮遇之。洵有不偶然焉者。此豈獨公一人之慶。抑亦國家有道靈長之所賴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公實具平格之德矣。效保乂。國家之績矣。受壽考於天矣。故斯言惟可為公稱道也歟。雖然公之

所得。豈止於此哉。其品秩崇於朝廷。聲望重於四海。而子孫之衆且賢。萃於家門。凡天下之人。所願而不獲者。盡兼有之。然則所以祝公者。孰可先書。孰可後書。是以特推原其大節。舉有得於道德事業。為國家之休慶者。以為壽如此。謹序。

不盡嶽志序

駿之不盡嶽。為日域名山之魁。巍然削立。插於碧落。在百里之外。可以翹首而望焉。而其中之所蓄。蓋亦有奇偉特絕之勝。而天地之大觀備矣。每歲夏秋雪消之際。朝嶽者。陸續相望。而率皆村夫市人。不過祈福山靈焉。

耳。其間有山澤好奇之士。亦皆憚高寒深曠。不有盡極其諸勝者。是以天地之大觀。徒為造物者之所私。豈不可惜哉。縣令羽倉君治駿數年。化行人和。廳無訟獄之煩。君一日坐堂上眺嶽。以謂此山自古無記志之可傳。今吾蒞茲州。而與山相接如此。則記志之述。其可不自任哉。於是職事之暇。披荆棘。踐霜雪。窮其絕頂。而略探諸勝。猶以為未足。又命好奇之士數輩。齋數日糧。以歷涉山中。各具其所見聞。而一一錄之。牢籠已滙。無有所遺脫焉。君乃參酌於其中。信者存之。疑者闕之。名稱之不雅者正之。傳說之譌者辨之。屢易稿本。而書告成。附

以四面眺嶽圖。分為上下二篇。名曰不盡嶽志。讓受而讀之。凡自風雨晦明之候。道里遠近之詳。以至瀑泉湖澗。巖壁洞窟之幽。遐瓌怪與夫靈卉神藥之芳馥。異禽竒獸之滋殖。舉凡山之所有。得備載之。而秩然有條。井然不紊。如目擊而親踐者。此編一出。人可得之於几席間。不必俟跋涉也。因嘆此山天造地設。不知閱幾年歲。而其中之竒秘。猶未顯露。今乃待君以發揮之。豈非其事有數。而然者歟。後之君子亦能倣君所為。則諸山之志。可以漸行於世。而國家或修職方之政。必將資於斯矣。羽倉君清慎而有文。以濟物為志。若此編亦可以

見其一端焉。

送吉村麗明還藝州序

吉村麗明。藝人也。客歲來江都。入祭酒林公社籍。今茲初秋將還。告別都下諸人。或曰。以麗明之業。使居都下。則應諸侯之聘。可立而待也。今乃棄此而去。誠為可惜。蓋為謀而挽留之。余以謂此以世俗之見。望於人者也。豈古者朋友相為謀之道也哉。夫君子之於學。在博聞與自得。而二者不可偏廢。苟務博聞。而不本諸自得。則記誦之學耳。崇自得。而不資乎博聞。則固陋之見耳。豈可謂之善學者哉。今夫江都之學者。多務聞見之博。而

關以西之學者。專用功於自得。是以其所失。或流於記誦。或局於固陋。蓋其風習所移。不自知其然。雖在鴻生碩儒。往往不能免此也。抑夫風習之得失。身去其上。而始可觀。譬之登一山者。不自知其高下。遷於他山。而後其崔巍突兀之態。與夫陂陀蜿蜒之狀。自了然於眼前也。麗明既卓然有所自立。加之自關西來學江都。亦週年矣。則其於東西風習。所歷觀蓋必審也。果能擇於其中。可者取之。不可者去之。由其所已飽飮。而猶勵其所未能。則於進學之方。若順長風而行巨帆也。其博聞不流於記誦。而其自得。不局於固陋。將有合二者而收諸

一身者矣。是余之所以望於麗明也。且夫道德者內也。富貴者外也。在內者可自勉而至。在外者不可必得。苟道德裕於內。則富貴雖或歉於外。而無所輕重於其人矣。而乃屑屑然致望於在外者。誠不免世俗之見。非真愛人者也。雖然愛其人也。望之以富貴。亦至情之不可已者也。人以之望於麗明。而吾豈獨不然哉。他日麗明發於道德之裕。而富貴之來。將有欲自逃而不能者。是則余之所以俟於麗明也夫。

慎夏漫筆序

唐代隨筆之作。虞世南北堂書鈔。徐堅初學記。李商隱

纂要。蓋其最也。至宋時。若沈括夢溪筆談。王楙野客叢書。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記聞之類。次之。迨元明間。陶宗儀輟耕錄。楊慎丹鉛總錄。張鼎思瑯琊代醉諸書。又次之。清朝顧炎武趙翼。亦各有其撰焉。雖有繁簡之不同。醇醜之或殊。皆能筆錄其所得。使讀者有所發明。則可謂有用之撰矣。我邦元和偃武以來。大布石文之化。而正亨之際。雋偉淵博之士。響然輩出。極為人文之盛。時乃有伊藤東涯。雨森芳洲。中村蘭林諸人。各出意見。互有選述。亦能得世南諸家之遺意者也。西島君元齡。家世以儒著稱。至君尤肆力於斯學。其博洽精

核。為一世人之不易及。屬者將梓其所著慎夏漫筆四卷。以行於世。屬余為序。受而讀之。其為書不分門類。不問前後。蓋每有心得。輒筆錄之。然一事之微。必反覆推勘。窮源溯本。辨舛正謬。以歸於至當乃已。其大者可以發經史之疑義。而小者亦不失為博物之資焉。此諸夫北堂書鈔諸作。未敢多讓。而與伊藤雨森數子。可並鑣而馳矣。其有裨於後學。豈淺淺也哉。抑余之於君。辱忘年誼。而來往相熟。君齡屆六十以上。而校讐不倦。猶少壯時。可謂老而益力矣。今題此書曰慎夏。蓋取諸應璩書牘中語。而其意慎夏日之易怠病。以自勵焉。則亦可

以見其概也。乃序。

醫事纂要序

程子有言。孝子不可以不知醫。是言也。余嘗疑之。謂夫醫之為術。不易修治。故自仲景叔和以下。歷世名家。互有論述。其書亦不唯千百種矣。苟欲學以知之。非盡畢生之力。則不可得也。若使為人子者。皆必如此。而始得稱孝。則天下之欲孝於其親者。專從事於醫而止耳。無乃士農工商。皆曠其職乎。因審思之。所謂知醫者。蓋非謂知醫之術。而謂知醫之為人也。凡輕浮率意之人。雖假冒良醫之名。而其術必有所踈焉。沈潛篤志之人。雖不

顯於時。其術必有所詣焉。然則見其為人。而其術之精粗。可以知也。今夫父母寢病。其子先不察醫之為人。而徒眩於虛譽。不託諸此。而託諸彼。誤致非橫。則其為不孝亦大矣。乃知程子之言。簡切而有所當也。桑名藩侍醫洞君信甫。恪執三世之業。著醫事纂要七卷。其為書首就張氏醫通。采擇方法之可的者。次之以本邦先哲之治論。分署門部。以便後人檢索。蓋亦沈潛篤志。而有得者歟。頃者君來乞題。一言。君嘗使令息某就余受學。則義不可拒。况此書之成。乃知君將顯於他日也。饒使不顯於他日。其有貽於來日之多。可必也。則安得不

得齋詩文集卷三
以吾所持論。敘諸卷端耶。

觀省錄序

友人大橋周道。用力根本之學。而有所自得。乃著觀省錄二卷。以發其蘊。余受而讀之。文辭明切。義理精透。能決性命之分。而於朱王學術之故。三致意焉。於是嘆其所詣之深也。夫朱子之與王氏。其學固異。然至開入聖之蹊徑。使人知其所以。則未嘗不同也。譬諸陟嶺者。其取途雖有東西之異。而均是極其頂矣。後之學者。各分門戶。互相讐視。何其悖乎。蓋二家之心。公正無私。而純於求道者也。若使其同時而立。則固將有相與講習而

資益。即其有不合者。亦不至反目之甚也。朱子答陸子靜書云。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王氏答徐某論學云。置心於公平正大。無務求勝。其溫厚和易之氣象。可見。而今乃執其學術。徒爭辨同異之間。不特失二家之旨。殆亦入其室而操其戈者歟。周道有見於此。會粹二家之所長。而沈潛稽默。自得於反觀內省之際。又著之篇翰。使人亦以為觀省之資。豈不偉乎。顧余自少時。值其道之不同者。必每議論不已。數年以來。自悔其所為。以謂人各有所見。猶其面之不同。乃挾區區之小。是欲屈人於口舌間。未免容氣勝心之習。而非謙冲修己。

之道。於是稍用收斂著實之工夫。而未有之得也。周道少於余。十有餘歲。余之所不能得於將老之日者。既得之。鼎壯之年。自今以往。日月滋進。有不可涯量者。此余之所以避三舍也。雖然。余豈徒若此而自諉乎。亦欲追周道之所為。以自勗焉耳。抑夫君子之於講學。不貴乎同。而貴乎和。乃酸醎相調。而要有所濟。則余與周道之所共也耶。遂序。

嘯臺遺集序

吾鄉嘯臺翁。以天保甲午之歲。年八十餘而終。翁少時游於江北海龍草廬之間。二子愛其詩才俊逸。爭欲寘

之門下。北海之編日本詩選也。收其二詩。既而二子相踵淪謝。翁亦還鄉。溫習舊得。一以習字賦詩為娛。其書體妍秀。別開一格。尤耽詩。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吟哦。其終身所得。蓋不下一萬篇。可謂夥涉矣。然翁每得一詩。書諸故紙。以收囊中。不復推敲改竄。故玉石混淆。有不易採別者。屬者嗣子惟孝。與其姻松波大本。胥謀拔若干首於囊中。欲壽諸梓。遙問序於余。憶余在鄉日。與翁相識。其形貌清癯如鶴。而為人溫厚謙抑。至其說詩。則諄諄盡其有而止。其音容恍在眼前。如昨日事。而距今殆三十年。翁墓木已拱。而余亦忽忽將老矣。今昔之

感所勝道哉。抑吾鄉之人士。近日有知讀書賦詩者。而其實皆起於翁之餘風。則固不可忘其所繇。况若余嘗得與聞其說詩。則欲致一辨香之日久矣。幸今逢其遺集之出。而得掛名卷端。以述其平生。則可謂償素願也已。故不辭而序之。翁名維禎。字士祥。宮田氏。

伴鷗樓印譜序

西島大車。巧於鍊筆。就之雕鐫者。日月漸多。積成印譜五卷。余披而閱之。楮者方者。條者匾者。籀古篆今。奇正變化。莫不具其體。而古色蒼蔚。使人如置身乎秦漢之間矣。何其快也。昔者王逸少深識博學。超軼一世。而以

善書掩終身之大節。閻立本學術文辭。不在一時儕輩之下。而以善畫自著。蓋悅於藝。而略於德。古今之通情也。故世之無識者。往往以二家為書畫一輩之人。無乃相皮膚而遺肝膈乎。今大車學問通敏。尤長古歌詞。若鍊筆則其緒餘耳。而精詣如此。其事與夫王書閻畫。有相似者焉。則安知觀此譜者。以大車不為尋常鍊筆之流也。為題斯語於卷端。以揄揚之云。

香雲樓詩鈔序

余樸學自守。不喜與世人交。而世人固不顧余。惟紀藩菊池君子顯。數數見過。以其詩文為問。余亦不自揣。商

權其可否。莫逆於心也。屬者子顯携其所手稟香雲樓詩鈔三卷來。謂曰。此編嚮經子所評。願序卷端。以畢其貺。夫詩本於倫理。兼及物類。以溫柔敦厚出之。三百篇莫不咸然。降至後代。雖有體裁之不同。而其存而不朽者。未嘗不在此也。近世以詩名家者。徒爭綺麗彫琢於字句之間。而不由其本焉。此則余之所不取也。子顯天資敏於學。夙露頭角。既長。交都下有名之士。謙虛屈已。以磨淬其業。所見益確。而根柢既正矣。其為詩。沖澹者似韋蘇州。而清溫者似溫飛卿。香奩諸詠。得韓內翰之調。而古風長篇。傳杜少陵之神也。其間有浸淫宋元以

下者。亦不能掩全體之美。蓋能出入古今諸家。而運以奔放流注。不可抑遏之才。使誦者不知其端倪焉。然要其歸。則悉皆本於倫理。而不失溫厚之旨矣。比諸近世詩人。固有過之而靡不及。况其齡僅盈三十。而其所業如此。余保其他日為一大作家也。雖然。此豈所期於子顯也哉。子顯食厚祿於藩。世登美仕。嚴父梅軒君。參預機務。而在大臣之列矣。以子顯之才學。庇家世之蔭。則亦為柄用之人無疑也。異日子顯遂能施其所得於實用。則不唯紀國之人被其澤。亦將有施及於天下者矣。其為任重且大。可不思哉。子顯苟能如之。余將刮目而

俟之。

古今印例二編序

凡物必有例。至於印。豈獨無然哉。夫諸家印譜。盛行於世。而刺手之精者。不為少。然唯皆著一人之篆筆爾。及舉古今用印之彙例。而使_人知其所擇。則未之有也。曾根君寸齋。夙以錢筆聞。慨其如此。嘗著古今印例二卷。凡刻文之可為法者。類次之。細大不遺。奇正並收。各分門部。以詳揭其例。附以鈕形之雅馴者。問者又著二編以續之。摭撫益廣。考據益暇。可謂備矣。苟非用心之精。焉能至此哉。抑夫印之為用。施諸詩文書畫。而詩文

書畫精神所寓。待印以傳。則其所關係太重矣。此編之行。文苑之士。於印之事。能得知蹊逕所由。則其所裨多也。刻成喜而序之。

樅堂記

余嘗過桑名城。見一士第於西郭。有老樅。矯矯然聳天。枝葉四披。蔭於數畝。佇翫久之。時讀書之聲。琅琅然起於中。而有六七童子挾冊出入者焉。則亦知其為儒臣之居也。余好內交於讀書人。猶飢渴之於飲食。乃欲入而通謁。稍思之。他邦之人。無一介之紹。而突然叩人門戶。可乎。不果而去。既而來江都。居數年。相見桑名藩士

森君子文於昌平校。子文學優藝富。不以其所長加人。而與人交。必盡其道。余以為不易得之友。而憾結交之晚也。一日子文來諗曰。余游學期滿。將歸。我宅有老樅。故自名曰樅堂。願子記而見贈。因詳問其宅之所在。與樅之狀。則往歲余欲入而不果者。是也。乃今不獨荷子文友誼之篤。其有舊於樅亦如此。則記文之作。固有不_可辭者。而余之無似。何以得進言哉。夫四方之士。游學於都者。皆欲得賢師友之助。以磨淬其業耳。故及其歸也。以失師友之助為嘆。獨桑名藩則不然。先_侯樂翁公。以間氣異常之資。陞幕府首相。尤用心於天下之學政。

以陶冶人材為務。其所以治藩政者。亦莫不固然。其餘教猶存。至今彬彬稱多文學之士焉。子文之歸。比諸他邦人。則可以無嘆也歟。雖然。同藩之士。或以門地拘。或以職事牽。其不能盡切磨之道者。蓋亦有之。無已。則樅乎。今夫樅之為樹。方盛夏而多陰。經霜雪而不凋。其材柔輒。可以中百器之用。故子文之欲成育子弟也。見彼之盛夏多陰。而可以有容焉。其欲堅志操也。見彼之凋霜雪。而可以自勵焉。其欲為國家有用之人也。見彼之中百器。而可以整治其身焉。一樅之用。終身資之。不盡。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矣。子文曰。子言誠然。此可

以為記。

蕉雨堂記

友人宮原君章之居曰蕉雨堂。余執筆記之曰。夫人自命者多所以寄託也。或所以箴誠也。漫然以命者蓋少也。今君章之命居其謂之寄託耶。將謂之箴誠耶。抑亦漫然以命者耶。余質之其平生乃知其為箴誠矣。凡天地之間可以成人材德者莫物不然。是故日月也。星辰也。草木也。蟲魚也。我接之有道。取以為其身之箴誠則莫非代聖經賢傳之用矣。衆人皆知讀聖經賢傳之為箴誠而不知日月星辰草木蟲魚之為代聖經賢傳之

用矣。蓋君章慨世人之所見如此拘拘也。故先自擇其小者。取於蕉雨以自箴誠。又欲推其類以進焉耳。君章好文。而其存於中者如此。故形於外者可以見矣。今夫滂沛可恐者。蕉雨之勢也。而君章之文也。淅瀝可驚者。蕉雨之聲也。而君章之文也。幽妍可觀者。蕉雨之色也。而君章之文也。滋潤可愛者。蕉雨之澤也。而君章之文也。其他蕉雨之氣象不可殫狀。而君章之所以應之者。無有窮極矣。然則所謂蕉雨者。不在於君章之居。而在君章之文。不在於君章之心者。非耶。且士文章道德相待為用。乃今君章之於文章。有如此者。

而或未充於道德也。他日君章果能推其類以自進焉。則道德充於其身。為一世所尚。比諸夫參天之栢。冒青雲而摩銀漢者。豈難至哉。余既喜其取於小物以自箴。誠又恐其止於斯而不進也。於是乎言。

小雲岫記

篠山藩金森君子勲。畜一異石。余一日相訪。君出示曰。此紀州古屋谷之所產也。往歲祇役彼地。百方購求以獲之。東歸之後。置諸座側。日以寄清娛。願子名之。余諦視其形狀。宛然巖岫。有欲吐雲之勢。乃曰。小雲岫哉。君曰。既命之名矣。又願為之記。以為什襲之資。余曰。諾。獨

怪君未曾留意於玩物。而獨於此石愛惜不已如此者。何也。無乃氣類之相合而然乎。今夫膚寸之雲。生於巖岫也。不終朝而霖漫掩太虛之上焉。其沛然降為甘雨之澤。則邦域之人。莫不歡忻鼓舞矣。君夙抱有為之材。遭逢侍從公之賢明。擢列重臣之亞。其所以滋潤於侯家者。知無不為。使臣民有所依庇。則亦一國之雲岫也。哉。今乃以雲岫之人。而對雲岫之石。宜其氣類之相合。而真然忘於形骸之外也。凡物不得其所歸。則不能為用。若使此石為庸人之有。則或視與瓦礫不異。幸以歸於君。為机上之清玩。亦猶君以蒙明君之寵遇。得施其

材也。君如推彼思此，則其忠上報國之意，豈有已乎。然則此石不唯供間適之用，而實君之寶器也。夫雖然猶有欲進焉者，夫巖岫之雲，不為甘雨，而為淫雨乎。則有凶歉之災，民人被其害矣。君之為政，亦何異於此。雖善其始，而不慎其終，則其為失也多矣。且凶歉之害，止於一歲，而失政之弊，及於數世，則君之用心，不可不深且詳也。果然耶，則其令聞美譽，永存於侯家，而與此石俱無朽。此余之所以望於君也。

尚友堂記

矮齋松下公既告老，名其偃息之所曰尚友堂。揭一齋

佐藤先生所書於楮，屬讓發其義。讓乃由子輿氏之言觀之。凡士之處世，先求交於天下之善士，其所不足，可取諸古人以自補也。顧公之立朝也，固周旋於賢士大夫之間，上下其議論，足以成其德器矣。而以強壯之年，決然勇退，其意如厭當世之交者，而反眷眷於尚友之義，無乃戾於子輿氏之言乎。讓辱受公之知，屢陪間燕，竊窺公之志，得知其所以然也。夫君子之修身，莫先於取友，而又莫難於取友矣。蓋欲合不合於我者，則有附媚之嫌，欲不合於我者，則有介特之譏。是以去就之擇，交於中，而往來之勞，煩於外焉。公負善病之資，處此

至紛。豈其所堪也耶。於是不取於今。而取於古。乃亦情理之所至。而其所存可知也。讓觀世秩之家。狃於驕放。闇於古道。徒規進取之利。而材不稱職。忽焉取喪敗者。不可勝算矣。公素嗜諷誦。雖在奉職之日。手不釋卷。矧若今日。淨掃閑軒。左右圖書。焚香靜坐於其中。信手抽讀之。其對聖言。則肅然思至理之所寓。其餘自英主之濟世。忠臣之殉國。名儒之義理精微。諸子之議論卓越。以至夫良史之巧於措辭。賢將之神於用兵。騷客逐臣之去國而不怨。幽人逸士之守節而益堅。旦暮皆逢之於几案之上。集以為一室之友。中無去就之擇。外無往

來之勞。而其所得如此。則舉凡天下之樂。何以換此哉。與彼驕放闇古。進而取敗者。不可同年而語也。抑聞公遠祖有舊恩於豐太閤。既敘列侯。迨神祖龍興。從有軍績。大開封邑。中世有故削地。以至今日。然公之所為如此。則子孫振振將有感起其庭訓者。他日再致家世之盛。其或可卜也。

藤城書屋記

吾濃州渡長良川。東北行六七里。得一名山。曰藤城山。卓立刺天。特有殊姿。村瀨士錦家於其下。因取山名。命其書屋。屬余記之。士錦嘗游於山陽賴子之門。與上國

諸彥角逐周旋。既歸。教授鄉之子弟。近郡之士來上塾者亦多。諷誦之聲。連於日夕。可謂盛矣。余與士錦相得日久。故西歸之次。屢訪其家。或至談論累日。固識其學之所至也。然余論士錦之學。謂其於藤城山之助得之者為多。試取其平生比之。有太相類者。蓋得諸意料外。而不自知也。請舉而陳之。夫士錦之行。修於鄉。為眾人所崇。則有藤城山之尊者也。其教導人士。使各成其材。則藤城山之興雲雨。以利百物者也。其詩文之縱橫百出。不可端倪。則猶藤城山之朝嵐暮翠。不可方物。而其書法之道勁雄逸。不失楷法。則猶藤城山之秀削拔起。

鎮於一方也。蓋士錦平日與名山相對。其清淑之氣。沁於肺腑。淪於肌膚。故發而為學問行義。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不然何以得至於此哉。嗟乎。自古有土之君。名山峻嶺之在其封內者。以謂可以傳百世有之。殊不知顛沛生於不測。則忽然失之。朝不及夕。若士錦者。收名山清淑之氣。以為已有。發諸學問行義如此。則傳之身後。而有人所不能爭者。其勝有土之君遠矣。然則藤城書屋之名。不為虛取也。

兩村書屋記

友人伊藤民卿之居。在兩村山之側。而紫翠烟嵐。未入

戶牖間。民卿因名其室曰兩村書屋。使余記之。按地誌。兩村山。往昔當參尾間官道之衝。故行人之上下於東西者。皆瞻仰之。是以見於歌詠。載於史籍。嘖嘖著稱。其後官道屢移。而今則無有復識所謂兩村山者。嗟夫。山川無情。猶且不免顯晦。況於人乎。民卿少游於江都。騁才於藝林。老師宿儒。交口推轂之。民卿亦慨然欲出仕以行其志。一旦歸鄉。會家之多故。幡然絕意於仕進。唯以其所得。教育閭里子弟。竟為鄉先生。以老其身焉。與夫兩村山之顯於古。而晦於今者。殆相匹似也。雖然。兩村山。當日為輿夫馬卒所蹂踐。而受塵埃之污不少。今

也。以其蕪棄於僻鄉。不失天然烟翠之色。則可為幸矣。嚮使民卿出仕以行其志。則當顯於一時。而終身役役。不能免其勞矣。乃今恪守先世之田廬。而享安逸之樂。則其為幸。亦有不可勝道者也。顧者民卿時悠然與兩村山相對。推其顯晦幸否之故。以求諸身。較其苦樂之數。則區區之仕隱。固付之人世之一夢。而有哄然資笑。嚮者矣。然人或下譏民卿初志之不遂者。余謂是大不然。以民卿之學問純備。而講於出處之道者。固精矣。人之出處。何常之有。要歸於其當而已。民卿豈以一時之官達。換桑梓之重乎。今夫草野之人。動輒挾尺寸之能。

欲博仕途之榮。視去其鄉。如易傳舍。遂至使先世之田廬蕩然無迹者。間有之。若此輩者。見民卿之所為。可少警焉。

香雪齋記

友人山內希逸。性愛梅。栽老株數章於庭。名其居曰香雪之齋。使余記之。夫梅舒榮於玄冬之時。而不為風霜冰霰所傷。其清高幽潔之節。固為凡葩俗蕊之所推遜焉。然其為樹。不求之遐方。而所在有之。故人家每有隙地。輒栽之。視與凡葩俗蕊不甚異。是以清高幽潔之節。常屈而不能資於人矣。若夫文人墨士。誠愛而栽之。引

以為師友之菴已。則融化其性情。以成才藝之美焉。苟其如之。清高幽潔之節。初得以伸。而其在資於人。不芟少也。故世之栽梅者。多不盡梅之用。能盡梅之用者。特在文墨之士而已。希逸以書名家。受業河米翁之門。而不詭於師法。公侯貴人。常延請之。而來乞書者。亦日相踵也。希逸待物。不設崖岬。苟有來索者。輒揮洒無吝。及其有餘暇也。臨模益力。時或以鑑古賞識為娛。舉凡聲利紛華之誘。無所動於中。其胸襟之瀟灑。固有拔於庸俗輩者。試取其書。視諸梅花。則其神韻藹然。自合於形迹之外矣。蓋愛梅之至。無乃其氣沁於胸臆。而發於手

腕乎。昔者林君復楊廉夫以愛梅著稱。各為一世之詩人。乃取二家之集讀之。興寄清曠。迥超於埃壘之表。而使人自得於斷橋流水之涯。則其有得於梅可知矣。今希逸施之書。其所詣亦如此。乃可以附二家之流也。然則是齋與林之孤山草堂。楊之錢崖書屋。牽帥為三。以稱之。亦不為虛讚也。雖然。余又有欲一言焉者。夫國風咏梅。而不及花。離騷亦不有一語及之。至後世始盛稱之。希逸之書。雖為今人所稱。使古人視之。不識其為何如也。希逸誠思梅花古今之迹。而務追其大者遠者。以溯上世。則資梅之能事畢矣。是余所以望於希逸也。若

能有味於余言。則請以此為記。

錫難老軒記

國家有制。籍外之人。不得登朝。我師一齋佐藤先生。以天保辛丑之冬。擢為教官。蓋異數也。其明年春。遷於昌平官舍。門側舊有一亭。與茗溪相對。樹色之蒼鬱。水聲之潺湲。可坐而有之。先生日夕賞玩。欣然意會。謂此足以頤養性靈。而為求壽之資。因取魯頌樂泮之詩。自名曰錫難老之軒。竊惟先生早歲。託司成林公之門。大肆力於斯文。學術深厚。道器端凝。鬱為天下儒宗。自列侯以下。爭師事之。門下之士。往往參署大官。而先生獨安

於籍外之分。漠然無所動於中。若將終身焉。乃今際會
國家維新之運而蒙大君特達之知。於是感激就職。
然齡屆古稀。則報效之不久。亦不可不虞。是此軒之所
以命也歟。夫壽者衆人之所欲也。苟可以人力得之。則
天下誰不求之。是故或有息思慮省飲食務吐納者。而
竟不可得。何則。率皆出於一己之私願。而非天之所佑
矣。顧者國家世族朝僚。不乏文學之士。而所以特起
先生於籍外者。豈徒也哉。洵有以知先生道德之純。與
文章之懿。實然非儕輩之所企及。而欲益振起斯文。以
育養一世之人材也。先生苟能體其意。則老病之頓至。

而餘命之無幾。豈不一大憂事乎。是以欲得永存以圖
報效者。真情之所發。而一歸於愛君奉上之誠。則是義
理之公願也。已。豈若彼庸人狗一己之私願。叨貪長生
者然哉。况今國家景運至治之澤。覃被於寰宇間。於
是天乃生若先生者。使老其材重其望。巋然獨存。為斯
道之棟梁。以鳴人文之隆。則熙朝極盛之會。將於先生
乎。是賴焉。讓熟觀於天人相與之際。乃知難老之壽。固
天之所錫先生也。而先生之公願亦相符。其享期頤之
年也。有如執左券而得之者矣。然而菡蓀之樹。潺湲之
水。方為先生頤養之具。則此軒之助天成功。亦有不偶

然者焉。讓辱教於門下有年。區區之私祝。不敢後他人。異日果有先生壽筵之設。則將謀所以侑一觴也。姑記以俟之。

遲遲園記

中島君雪居嘗治園。移植二大松。因命曰遲遲之園。蓋取諸范魯公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詩也。夫魯公與宋祖比肩仕周。遭逢事變。一旦定君臣之分。立危疑之地。而有不自安者。時從子杲不察其意。欲倚公以遷秩。公乃作此詩以喻之。良有故也。今君遇盛明之際。備世襲騎士之負。則宜無躁進之念。而有取於此詩。何也。蓋

自古有志之士。即物寓意。率皆在古語之一節。而不必拘其全迹也。君亦特取其遲遲之義。以為終身之誡耳矣。凡事敗於急遽。而成於遲遲焉。譬之行道之人。見乘舟者之近而逸。則爭赴之。未嘗不笑就陸者之遠而勞也。殊不知乘舟者。動輒有風波之虞。而就陸者。徐行不已。既得極其所至焉。然則急遽之不足恃。而遲遲之為可尚。亦可以見矣。聞之南北市尹屬騎士。有五十名。而各分職掌。其參預獄事者。最為遴選。而君夙與焉。其就職以來。用心周詳。慎密防請。託伸冤抑。濟人於冥冥之中。以為報效之圖。及其退舍也。時寄情於繪事。悠然自

行齋詩文集卷三
娛間或托聲詩與騷人墨客互相唱和以為永日之計。如此者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是其所為皆莫不本於遲遲之義。而其綜理之周密與襟度之洒落。並行於一身之上。則其有得於松者亦多矣。嗟夫與君前後居職者。急遽從事。欲以徼一時之利。而自取破敗。至顛頓狼狽。不可悔者。比比相望也。君獨拔於其中。介然特立。著廉能之行。而得盡風流之樂。則其賢不肖之相距何如也。昔者漢子公為東海獄吏。多陰德。至其子定國。果為大官。蓋為善之報。發於遲遲者。而今君殆有彷彿焉。乃知家道之隆。固不止於此。而有與彼二松比榮者必矣。吾

亦將見之於遲遲之後也夫。

順正書院記

京師新宮君涼庭嘗創一書院於南禪寺之側。以待來學之士。招延講師數輩。使諸生有所質正。歲付貲若干。以供其費用。既而來就學者。日月漸盛。往歲靖江侯尹京時。君特受眷遇。因咨諏於侯。名曰順正書院云。頃日介櫻井伯蘭求余文以記之。余嘗聞其事而艷贊之。記文之請。固所不辭。記曰。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因順正以行其義。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蓋合此二典而命之名者也。夫人性皆善。而有氣質之累。是故自非

得齋詩文鈔卷三
上智之資。不能無蔽於物欲矣。於是乎學以講求之。變其性之偏。使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悉順行其義之正。而及其久。則德性凝定。凡益利害禍福之際。無所動其心。至於順受其命之正焉。由是言之。學之為道。始於記之言。而終於孟子之言者也。君乃以此望來學之士。則來學之士。亦可不以此自勗乎。且夫京師人文之藪也。四方游學之士。各齎資用。來就師塾。以得達其志業者。大率皆是也。然其間雖有志於斯。而或逼於貧窶。不能出其鄉里者。亦何限矣。若然者。及聞君之有此設。駸駸然環向之。不出貨財。而得成其業。與富厚子弟同科焉。

則為之父兄者。亦豈不感戴於千里之外乎。抑君以醫為本業。其平日瘵人之病。而躋之康壽之域者。不可識其為幾數也。今又推其餘。而及此。遂亦使變人之性。而納之順正之道。則其為仁何如也。昔者范文正公。官達之後。置義田宅於吳中。以為賙族之計。夫文正身居有為之地。賙濟一族之微。固不足以言。而千歲之下。傳為美談。今君不過市井之一醫耳。而其仁遍及於四方之士。如此。比諸文正。有不多讓者矣。嗚呼。君子樂成人之美。是故雖一事之善。必記而不遺。况於此一大美事乎。是余之所以喜而記也。

古木魚記

寬永中。天草四郎修耶蘇教。煽惑愚民。聚徒三萬。據島原古城而反。勢稍猖獗。西州騷然。國家擇帥。遣板倉內膳正重昌率師討之。不克。乃使松平伊豆守信綱繼之。與西諸侯戮力進勦。賊徒遂屈。悉就禽滅。當此之時。有石谷重藏貞清者。前後督軍。功尤多焉。城陷之日。其所蓄器械資糧。官盡收之。中有一古木魚。石谷氏獲之。及東歸之後。付諸其香火院玉川泉龍寺。至今傳而藏之。頃者。寺主介人求余文以記之。夫四郎置天主像於荒神洞以事之。方其舉事之時。此器蓋係禱戰勝之

用。及其一時得勢。亦必以為有冥佑焉。殊不知其數倫反道。天人所共怒。非祇神之所能福也。至其罪惡貫盈。而不免斧鉞之誅。天下之士。至今惡之。不啻蛇蝎鬼蜮。而此器實係其所用。則觀者以為不祥之物。固不待言矣。雖然。後之人。因此深自鑑省。而慎其所擇。則豈不為善之津筏乎。夫善人遺器。奉以寄欽慕。惡人遺器。存以備鑑戒。其事雖異。而其歸未嘗不一也。古人有言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可見善惡相師資。而教戒亦行於其中矣。當時石谷氏不破壞此器。留以貽於後者。其用心蓋在於斯也。凡事久則失其傳。

寺主之欲及今記以存之。其意亦遠矣哉。

諸葛武侯論

諸葛孔明事先主以詐力。而事後主以仁義。其故何也。蓋賢主應事無窮。雖有一時之失。而亦可以收之於他年。庸主不計可繼。而失持重之守。則將有異日不可救之禍。孔明有見於此。而二主之世。異其所為。以制其宜者歟。夫孔明之見先主也。首說跨有荊益。可以制天下。方此時。劉璋闇弱庸劣。不能守益州。我不取之。則人取之。必然之勢也。不如我取之。以為一時之資。其事雖涉於詭道。而區區之小節。不足以換我大計。其所慮果不

愆於素。而漢統立矣。尋會先主之崩。其業雖不終。可謂收一時之失於他年也。及其輔後主。則不然。務培養邦本。訓士卒。課農桑。制器用。先用兵於南方。而除內顧之憂。稍為保存之計。欲以持久疲敵。而其征討經畫既定矣。不幸身死。其事雖不遂。能計可繼而不失持重之守。欲大有為於天下之略。可以見其槩也。嗚呼。仁義有時。不可以用之。而詐力有時。可以用之。苟慕仁義之空名。而用之。賢主創業之時。則不能以興國。徒尚詐力之易為效。而用之。庸主守成之日。則必至於亡國。故賢者之計事也。隨主之賢愚。權時之可否。終始不失其宜。是孔

明之所以為兩得也。當此時。假令伊尹太公處之。亦不過如此而已。苟使先主之崩。與其身之死。微遲歲月。則必有得志於天下。而其豐功盛烈。照耀後世者。豈止於斯哉。蓋天命一定。而不可以人力濟之者。洵可惜矣。或謂凡舉事慎始。孔明雖賢。失之於始。宜其事之不終也。是大不然。今夫尺寸之魚。困於蹄涔。苟欲活之。必先移斗升之水。可以助其噉喙也。若必謂激江海之水以活之。則水未得。而魚既死矣。然則非求活魚也。求殺魚也。論者之言。其類此者夫。

寇準論

君子非立功之難。而處成功之難。夫天下之變。起於忽卒。小人怍愕。不知所為。當此時。奮然獨任其責。有以經畫而處置之。則眾人孰不委之。此所以非立功之難也。及其成功也。驕伐之心易生。驕伐既見。則眾人孰不惡之。此所以處成功之難也。且夫小人之於君子。當其平居無事之日。猶且排擊之。况其成功之後乎。為君子者。持之以約。守之以謙。恒引身而退。如無所能於其間者。則幸得免於禍矣。若不然。彼之怨毒益深。其勢不以斃之則不已。自古大臣君子。有功勞於天下。而往往不能其終者。未必不由此矣。嗚呼。小人之禍。甚於毒藥猛獸。

若之何可不思所以避其凶害哉。宋寇準澶淵之役。決大事却契丹。而其後斃於小人之譖。迹其所以然。亦自致之耳。蓋準為人剛銳使氣。加之挾立功之大。其輕視同列。不異兒輩。遂至使真宗臨軒目送。則王欽若之徒。豈頃刻忘準哉。昔者丙吉之於漢。奉宣帝於幼冲艱虞之中。而自帝之遭遇以來。未嘗口道前恩。郭子儀之於唐。削平安史之亂。而再造天下。至其位極人臣。亦猶以游宴自累。混迹於庸流。是皆善處成功者矣。夫以二子之勤勞功績。其所為如此。雖時有小人。而不必致怨毒也。今準藉一功之餘威。其所為如彼。其所以至此。非不

幸也。使準以二子之所為為法。則其濟天下。豈止於斯哉。惜乎計不知出於此。而不能與古人比迹也。史稱張詠一日謂準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乃讀之。至其不學無術。笑曰。此教我。夫詠一世碩儒。其學固優於準矣。然準年十九。明春秋三傳。以宏詞科登第。豈得謂之不學無術乎。蓋霍光驕乘之禍。以驕伐致身後之戮。詠亦恐準之或如此也。故先事規戒之耳。準不求之驕伐。而求之不學無術。則失其旨甚矣。抑又思之。詠與準親善。何不面陳其失。而用冷諷之為。乃知準之悻悻不易當。雖在朋友之間。有不得不然者歟。其受禍之原。亦可以

見矣。故余表而出之。以為功臣驕伐之誡。

佚齋丹羽君墓碣銘

白河藩致仕佚齋丹羽君。以病歿於江都麻布邸舍。嗣子成德。自白河來奔喪。限於藩制。不能久留。二弟貞雄。良翰。代襄其事。余昵於良翰。故嘗與君相識。於此二人。昏議。求余文以表其墓。乃敘其行件曰。君諱成功。稱久馬右衛門。佚齋其號。濱田藩小寺伊野母諱則廣之第。二子。出為丹羽富右衛門諱成明之嗣。年甫二十二。蔭仕。後襲祿二百石。尋命為火器隊長。又為持衛弓隊長。先是隊卒慢不奉法。君莅職。反覆告諭。遂皆遵約束。事

聞。特蒙賞賜。入為近習頭。侍光覺公左右。時公尚幼。夏月步內園捕蟬。君進言曰。夏蟲命短。是可憫。今乃捕之。以為嬉。非人君養德之方也。公竦然聳聽。君益感激。以輔導為任。最後擢為奧用人。兼理民事。別加賜粟五十芑。君乃條上數事。皆獲施行。恒用心於民瘼。隨歲之豐歉。以制其宜。是以國度不縮。而民租常寬。既而君有病。辭職。遂優遊自恣。或垂釣。或往來子女之家。得以樂餘年焉。君為人狷介自守。性好讀書。以得大義為要。常自慨然。思欲達諸施為。以圖報效。故歷事四世。其間四十四年。所在皆以副職著稱。晚而屬侯家多故。又有

官命移封。群臣各自懷異議。而君獨維持於其間。終始不渝。多所裨補。上下倚賴之。故及其去職。則雖嘗與君乖異者。咸莫不惜云。嗚呼。自世道之下也。士大夫率皆以媵媵柔媚相尚。靡然成風。而求其志操之確。事迹之偉。卓卓可稱道者。其有幾人。則若君者。所謂空谷足音矣。豈不可嘉尚哉。君疾病。遺囑子姓曰。異端之教。吾所深惡。吾死之後。莫用浮屠之法享我也。世之祭先者。徒知不啖肉為孝。而不知修其身之為孝。汝輩方祭我之日。啖肉固可也。但勿忘修身耳。言畢。溘然逝。實天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得齡七十六。寔於麻布妙善寺前。

配即成明女。先歿。後配秋田氏。育五男二女。長成德。稱英二郎。家督。次白圭。稱鐵二郎。嗣藩士淺倉氏。殤。前配出也。次貞雄。稱助九郎。承舅秋田氏之後。為矢田部藩老。次次篤。稱轍。嗣須長氏。為高槻藩老。因病辭職。歸休齋。次良翰。稱總兵衛。嗣服部氏。亦為高槻藩老。女長適藩士酒井與左衛門重樹。次適秩父土豪笠原源八郎。為仁。後配出也。孫男女若干人。銘曰。所學斯履。克秉忠直。夷險一節。不懈于職。遺訓可誦。永世維則。托之貞珉。風霜不泐。

幽山水野君墓銘

筑前藩幽山水野君病終於江都赤阪邸舍。天保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也。釋謚諦教院。距生明和八年七月朔。得庚六十七。窆於城西四谷長安寺先壠之次。君諱直據。幼稱要藏。既長。賜名源太郎。後更總左衛門。又更賴母。幽山其晚號。本姓井上氏。襁褓出為水野總左衛門諱直則之義子。天明元年初蔭仕。後襲秩五百石。累歷數職。享和三年。賜歲俸粟五十石。文化三年。進大目附。十二年。列勝手方用人之次。別賜三百石。文政元年。奉命赴筑前。遂至崎陽。綜理庶務。還江都。擢用人。仍攝勝手方。增賜二百石。併本秩為千石。八年。加食本秩五

十石。十三年。又加食五十石。天保七年。以衰老乞致仕。有恩旨不允。其翌年。上表重請。藩侯憐而許之。特敘舊勲。賜月俸七口。以終其世。君賦性敦厚。莊矜自持。歷事四君。五十七年。及其陞顯仕。常以濟物為志。嘗會藩國凶歉。士粟不給。乃建議恤士之法。事獲施行。上下多所依庇。遂著為典。此可以見其概也。至退休之後。則放浪自適。或僑寓於外。唯以品茗插花為消遣之具。不知吳日之在虞淵也。抑夫列國執事之臣。大抵長於秦養。狃於驕侈。往往至以債事。而施設適時。終始不變。若君者。豈可不謂士林之秀乎。宜其被服邦寵。而隆熾家聲如

此也。君娶森氏。先歿。後娶村山氏。舉一男二女。男某。夭。長女適中島氏。養白河藩宰川勝氏之第六男承嗣。曰直温。以次女配之。孫男女若干人。頃者直温眎狀求表其墓。余素識直温。雖不見君。猶見也。敢不錄其平生。以信來日。銘曰。維此元老。事國忠純。志存弘濟。衆戴其仁。天乎錫祉。克昌家門。士之楷範。永推斯人。

村山賢娥墓銘

筑前藩村山氏之娥。以天保八年丁酉五月十日病歿。父本藩儒官伯經先生。母為備前儒官井上四明先生之女。娥年甫十八。擇為瑤津太夫人之侍嬪。既而少將

公親生母君。愛娥之為人。請於太夫人。擢為本闈侍嬪。文化九年壬申三月。進司鑰嬪。十一年甲戌十一月。君夫人二條左府公之女。至自京師。時娥在西筑。奉命東上。初謁夫人於天津驛。遂陪瑤輿還都。為副女監。累遷女監。天保紀元庚寅之秋。得病不堪職。內廷特敘其舊勞。賜月俸三口。養於家。爾後不敢出門戶。清掃一室。以國歌自娛云。娥為人柔遜清淑。任使內職。殆三十年。屢往來江都西筑之間。宮廷之事。無不熟洽。及其為女監也。躬自勸勵。倡率諸嬪。而宮廷之風。一歸於正。前後賞賜不貲。終身之俸裕如也。夫今時仕女。多歷數家。去就

無常。視主如傳舍。而娥獨奉仕本邸。終身不敢抱他志。况其行實之懿如此。豈易得哉。是則可錄也。娥初名蘭。後更筆。更須磨。更村山。更關尾。皆賜名也。最後薙髮。自號桂壽。距生天明六年丙午七月十七日。享齡五十二。塋於城南澁谷祥雲寺。項者。侄道賢來乞。余文以表其壙。乃敘其所聞。係之銘曰。維娥淑德。仕女之儀。奉職純一。聞政是維。情性所注。燦有歌詞。斯人雖沒。令譽永貽。

吉田宗之墓銘

是吉田市右衛門宗親長子。市三郎宗之之墓也。母為荻野氏。維吉田氏。世居武之下奈良邑。自先世以來。以

賑恤為志。澤及近郡人。屢膺官之褒典。余與宗親相識。嘗至其家。因見宗之。後宗親携出都。又見之於其旅舍。其言辭動止。克肖類乃父。而知其為克家之子。有望於他日也。嘉永三年庚戌正月晦。痘殤。塋於邑之集福寺。距生天保七年丙申八月十四日。得年僅十五。痛可勝道哉。余乃應宗親之囑。表其壙。係以銘。銘曰。吁戲積善之慶。果安在哉。何其生之促。而命之微也。然凡人事之所必。猶且不能無違。况死生之變。固非人所為。而天定之數。有不可辭者。蘭蕙欲茂。而霜露萎之。人之不育。究竟如斯。歿壽雖異。後先同歸。集福之域。松桂交枝。一

杯之土體魄于依。

書重刻通鑑學要後

嚮者篠山侯世子欲重刻通鑑學要。詢諸其臣金森明庸。明庸為慙息之。因命幹其事。令儒臣菊池履池田惠校之。業裁及半。二子相踵病沒。乃屬余竣之。因旋加訂正。訖今剞劂告成。夫涑水紫陽之為編。照耀萬古。而天下莫不崇奉焉。第卷帙浩瀚。人或不易獲。斯書學二史之要。節縮以成編。其敘次簡明。燎如指掌。則有不必待二史者。世子之嘉惠士林。於是乎為鉅矣。抑夫二子之於斯書。執勞於其始。而忽焉為隔世之人。不及覩其成。

洵可悲已。故余署顛末於冊尾。不敢沒其勞云。

跋菱湖翁行書千字文刻本

卷翁菱湖行書千字文刻成。乃署其帖末曰。夫以書名家者。歷世不乏其人。而率皆以其所長著稱耳。至其具諸體而備眾善。則古昔已寥寥然。况近時乎。翁從事筆硯有年。上自漢晉。下至唐宋。其間諸家。莫不優遊浸漬。摘其精華而祛其斑駁。是以及注之於手。則奇正變化。縱橫百出。使人不可端倪。而諸體具焉。眾善備焉。固非以其所長著稱者比也。宜乎其書名之藉藉於一世也。嚮者八分及楷草千字文。陸續上刻。後之欲學書者。併

此帖臨翫之。雖不親奉其教。而亦將有所得矣。則此帖之有德於後人。豈尠小也哉。

坤齋詩存跋

嚴儀卿謂詩有別才。非關於學。此語一出。讀書作詩。歧為二道。往往以空踈寡陋之學。求工於字句之間。其原本載籍者。蓋或鮮也。自古善詩。莫青蓮少陵過焉。而青蓮其初讀書匡山。十有九年。少陵亦有句云。讀書破萬卷。夫以李杜之神才。猶且資於讀書如此。後之學詩者。不問李杜之正路。而欲託於儀卿之邪徑。豈不謬哉。西島君蘭溪。以儒為疇業。經傳史乘。固其所夕之所講論。

乃至稗官小說。亦皆莫不該串。以其緒餘及於詩。故其為詩。意之所到。筆能隨之。即眼前瑣事。人所不能道者。一以清新纖巧出之。而別具一家之妙。固非近世詩人之所企及也。君著書如千種。若其詩。則田園雜興。江湖放吟。往既紋梓。今又有坤齋詩存之槧。世之讀此編者。苟具隻眼。必知吾言之不謬矣。

題牧野天嶺書帖後

右酒德頌一篇。牧野信卿在越之新發田所書也。州人白瀨貞卿者。見而心醉之。請鏤諸版。夫越之為州。有崇山峻嶺之險。加以瀛海之壯。其土壤衍沃。不讓周原。

此之蜀漢。豈帝雁行。蓋天地清淑靈秀之氣。於是乎鍾焉。信卿游其間三年。開豁其眼目。而融化其性情。故及其發諸楮墨。則視前日有加。宜使人悅之如是也。顧余亦嘗經其地。著北道游簿二卷。以述其游蹟。然文詞謏劣。不足以副山川之勝。今對此卷。不覺冷汗之浹背也。

題蕃山先生真蹟

樹密茅檐古。荒烟野水濱。遙看濟川者。應是此中人。此詩蕃山先生所書。蓋其自作也。其幅素綾。豎可四尺。而行書二行。欸有伯繼二字。印文亦同。我藩老臣橫山君所藏也。抑先生用力經濟有用之學。而詩之不巧。則非

所事故也。唯其筆勢雄偉豪放。有神龍躍空之態。又有渴驥奔泉之狀。殆乎不可方物矣。夫書心影也。就其點畫。以推其所存。則其為人之概。可以見。而此幅之非贗手也。必矣。然余猶借歸。以質諸佐藤博士。博士亦以為真迹。余數觀先生短簡書牘。而若此幅者。始逢之。乃撰數語為副。以還諸橫山君。

題詠史詩卷後

新宮君涼庭善醫。兼通文學。聲名藉藉於上國。余欲一覲。以罄平生。而東西睽隔。不得如意。往歲入京。一訪其廬。而會君不在。時行李匆匆。不能重訪。至今遺憾何已。

頃日櫻井伯蘭東來。君託其所自書詠史詩卷一軸見
眎。余反覆通讀。乃見命詞高迥。論斷古人。多不失權衡
之中。而布字有體。筆畫道勁。雲烟流動也。自非其中浩
然有得。安能到於此哉。於是益嘆盛名之不虛也。夫詩
發於性情。而書注於手腕。觀之猶見其人也。披展之際。
殆有把臂一堂之思焉。向之阻焉以為憾者。雲散霧消。
不知所如。而其為快可勝道哉。乃跋其後。

越海漁蓬跋

上毛吉田梅齋。以鍊筆游於粵後。于茲八年矣。其間所
交人士。苟有好韻事者。則得其墨蹟而裒之。積年之久。

遂成五卷。名曰越海漁蓬。頃日梅齋入都。携來示余。余
披而閱之。凡載於紙上者。蔚然可觀也。夫四方游歷之
士。大抵仰給於人。而不思所以報之。至甚者。則誑誘其
子弟。而成父兄之累。故往往使人厭棄矣。乃今梅齋在
粵之久。不使人至此。則與尋常游歷之士。固異其科焉。
况傳其相識人士之墨迹。欲以揚於一方風雅之美。則
其用心之厚。亦非尋常鍊筆者流比也。嗟乎。人不能自
顯。而得人以傳。蓋粵人之風雅。待梅齋有以布於世。而
梅齋之為人。不啻一鍊筆者。亦藉粵人之風雅。而昭然
益彰焉。則可謂兩相成美也耶。茲署一言於卷末。以還

之。

御嶽游記跋

岩瀨君蟾洲奉 旨督學甲之徽典館一年既歸垂眎一帖子曰吾在彼之日得略探近府山水而御嶽之游為最故筆而存之即是也讓受而讀之蓋御嶽在府之西位而崇高遠與實為州之一大靈區其登降之所歷自停雪山以至沸玉泉一十四境莫非瑰偉特絕之觀而一一記述之又每境寫其景以副之有能得於江山之面目而使人如置身雲嵐泉石之間何其快也抑甲之山水往往散見於前輩文字而舉御嶽一境之勝萃

於一帖之上未有若斯之詳備者也豈山水之靈有待於人歟昔者柳子厚為永州司馬永之山水自鈇鉅潭而下發別無遺悉驅而入清峭秀妙之筆使人想望其勝而後之作記者奉為準式乃今君之於甲殆有相似焉者然而方盛世右文之時為 國家教育一方人士因得出其緒餘以從事於此則此諸子厚之處遷謫愁苦之地而纔託於彼以自慰者其幸不幸不可同年而語矣味其文詞氣象和易雖一日之游而未嘗不致意於 國家之恩遇焉後之觀此帖者其亦有以感也夫馬之蹄齧者善走說

得齋詩文鈔卷三
昔柳公綽廐馬害其圉人。公綽殺之。或曰。良馬可愛。公綽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此事相傳。以為美談。余獨疑焉。夫公綽之馬。其材不可得而知也。而或以稱其良。則非駑駘也必矣。其害圉人者。蓋有蹄齧之累焉耳。然馬之有蹄齧。其中之雄凌壯狡。發泄於外者。而其材可以負重致遠也。故善圉人極其養。而良御者把其策。則步縱馳騁。無不如意。其捷一日而千里。可與騏驥較其能也。若夫畜之不盡其力。御之不盡其術。則不為其所害者。蓋鮮矣。乃知公綽之馬。有逸群之材。而圉人之養。有所不至者。公綽不省所以養馬而殺之。區區之意。不過

報圉人之仇耳。無知禽獸殺之何益。不如畜之以全其性。使盡其材也。若以蹄齧者常殺之。則天下竟無馬也。今夫非常之士。其功過相掩。猶蹄齧之馬。苟為之上者。以公綽畜馬法待之。則凡庸樸蕪者而可。豈能盡士用哉。

男謙校字

得齋詩文鈔卷三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竹口貞高鐫

48-13189

題得齋詩文鈔後

佐藤大道一齋翁。舊相識也。其弟子長戶士讓。新相識也。士讓庇林祭酒之門蔭。而立一齋翁之籬下。與翁名如同門兄弟。而其實為師弟也。予少時游江戶。識翁于祭酒之寮舍。是為識東方人士之濫觴焉。至今憶之。殆五十餘年前矣。士讓之入京。僅為七八年前之事。懇々訪予。傳翁之言。致翁之意。翁之不渝于故舊。實出望外。

待齋言文鈔跋
予亦託言士讓以謝年來闕書信之罪。又託以寄詩。則翁亦託詩士讓而見酬。士讓受二託於中間。周旋不憚其煩。洵可感也。蓋翁與予之交際。前此則東西睽隔。茫之雲迷。繼此則天涯縮地。不待魚與鴈。藉士讓之口與手。以聽翁言笑。是得新識之扶助。而了舊識之回緣也。近時東方有名人士輩。悉皆凋謝。特極老極榮者。莫若翁也。尋而榮者誰耶。予遙卜以士讓為。頃日。將

刻其所著詩文鈔三卷。千里寄其稿本。見乞一言。予受而讀之。果是才學識兼備之詩文。非可與世之浮華無根之文字。同日而語也。予嘗讀翁之詩文。而今士讓之文鈔。頗覺與翁之體裁髣髴相近。其弟子而肖類其師。固所不怪。惟高古老熟之妙。在其師。而雅健流暢之美。在其弟子。至各有典實。不失倫理。則一而二。二而一。予不復能定其妍媸也。乃濫目曰。元方季方之人。

行齋詩文鈔跋
品為二難。宜評彼兄弟。大道士讓之文章。為一體。宜止此師弟耳。是為跋。

嘉永壬子夏六月春樵隱士琴希聲撰



藍梁闕研書



書得齋詩文抄後



實德翔於中而英華彰乎外此之謂文友文也者各發其所自得本色而切世用啓人心而已矣造語巧拙每口殊異固非所輕重也勿論於六經四子皆閑物成務雖如老莊管晏刑名法樸家莫能各述其摺得千古不拔之見是以其言的切而精彩闕予裁

不佞於世所謂經國大業不朽盛事
者豈不在於茲乎今世所謂文人者
則不然率多喋喋辨海高談倫理
經常而好空言不能自顧或詭詭消
稽陽擬淳于髡東方朔而陰為使鬼
怡婦見利忘義若一復者焉諒必是
類滿多眩然雖足怡俗眼本之則無
影響勦說蓋頭竊尾極力裝緝醜

態百出精光耗焉磨之玉卮無以難
義守其將何用其廢棄湮滅可立俟
也不論以流弊者其士讓乎士讓滑牙
險防能治室家之教子弟長男未弱
冠而與學術制行如成人室門緝睦靡或
曰言其教為文辭者雖容而器教平
淡而切至皆出於其實際為庶乎
所謂不朽者吾嘗於友友中特推士讓

和齋言文錄

若以此故也 頃者其訪文抄刻來見示
因序一言于卷末使後生志於不
朽者知其所從事耳

嘉永壬子季夏 昌谷碩撰



中山直道書



010190524243

